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二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

詩云

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

蹄牛無宿草　倉鼠有餘糧

話說天下凡事皆繇前定如近在目前遠不過數年預先算得出還不足爲奇儘有世間未曾有這樣事未曾生這个人幾十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或是幾千里外恰相湊着的眞令人夢想不到可見數皆前定也且說宋時宣和年間睢陽有一官人姓劉名燦與孺人年皆四十外了屢生子不育惟剩得一幼

今但此置兒人如此處說者信有乃應驗則必不然耳

女劉官人到京師調官去了、這幼女在家、又得病而歿、將出瘞埋、孺人看他出門、悲痛不勝、哭得發昏、倦坐椅上、只見一个高髻婦人走將進來道、孺人何必如此悲哭、孺人告訴他屢喪嗣息、止存幼女、今又夭亡、官人又不在家、這些苦楚、那婦人道、孺人莫心焦、從此便該得貴子了、官人已有差遣、這幾日內就歸、歸來時節、但往城西魏十二嫂處、與他尋一領舊衣服、留着待生子之後、借一个大銀盒子、把衣裙鋪着、將孩子安放盒內、略過少時、抱將出來、取他一个小名、或是合住、或是蒙住、郎易長易養、再無損折了、可

牢牢記取老身之言。孺人婦道家心性、最喜歡聽他的。只這些說話、見話得有枝有葉、就問道、姥姥何處來的、曉得這樣事。婦人道、你不要管我來處去處、我憐你哭得悲切、又見你貴子將到、故教你个法兒、使你以後生育得實了。孺人問高姓大名、後來好相謝。婦人道、我慣救人苦惱、做好事、不要人謝的、說罷走出門外、不知去向。果然過得五日、劉官人得調徐州法曹掾、歸到家裡、孺人把幼女夭亡、又逢着高髻婦人的說話、說了一遍。劉官人感傷了一回、也是疑怕了兒女的心腸、見說着婦人之言、便做个不着也要

試試看、况說他得差回來、已此准了、心裡有些信他、
次日即出西門遍訪魏家、走了二里多路、但只有姓
張姓李姓王姓趙、再沒有一家姓魏、劉官人道眼見
得說話作不得准了、走回轉來到了城門邊、走得口
渴、見一茶坊、進去坐下、喫个泡茶、問問主人家、恰是
姓魏、店裡一个後生、是主人之侄、排行十一、劉官人
見他稱呼出來、打動心裡、問魏十一道、你家有兄弟
麼、十一道、有兄弟十二、劉官人道、令弟有嫂子了麼、
十一道、娶个弟婦、生過了十个兒子、並無一个損折、
見今同居共食、貧家支撑、甚是煩難、劉官人見有了

十二姐又是個多子的讖兆相合不覺大喜就把實情告訴他說屢損幼子及婦人教導何十二嫂假借舊衣之事今如此多了可見壓穰之說不為虛妄的十一見是個官人圖個往來心裡也喜歡忙進去對兄弟說了魏十二就取了自穿的一件舊絹中單衣出來送與劉官人劉官人身邊取出帶來紙鈔二貫答他魏家兄弟斷不肯受道但得生下貴公子之時吃杯喜酒日後照顧寒家照顧勾了劉官人稱謝取了舊衣回家不多幾時孺人果然有了娠孕將五个月夫妻同赴滁州之任一日在衙對食劉官人對孺

人道依那婦人所言、魏十二嫂、已有這人、舊衣巳得生子之兆、顯有的據了、却要个大銀盒子、吾想盛得孩子的盒子、也好大哩、料想自置不成、甚様人家、有這様盒子、好去借得、這却是荒唐了、孺人道正是這話、人家料沒有的、就有我們從那里知道、好與他借、只是那姥姥說話、句句不妄、且看應驗將來、夫妻正在疑惑間、劉官人接得府間文書、委他查盤滁州公庫、劉官人不敢遲慢、分付庫吏取齊了簿籍、凡公庫所有、盡皆簡出、備查滁州荒僻、庫藏蕭索、別不見甚好物獨內中存有大銀盒二具、劉官人觸着心裡、又

疑道何故有此物事、試問庫吏、庫吏道近日有个欽差内相譚積到浙西公幹、所過州縣、必要獻上土宜、那盛土宜的、俱要用銀做盒子連盒子多收去、所以州中備得有此、後來内相不打從滁州過、卻在別路去了、銀盒子得以不用、留在庫中收貯、作爲公物、劉官人記在心裡、回與孺人說其緣故、共相咤異、過了幾月生了一子、遂到庫中借此銀盒、照依婦人所言、用魏十二家舊衣襯在底下、把所生兒子眠在盒子中間、將有一个時辰、纔抱他出來、取小名做僧住、看那盒子底下鐫得有字、乃是宣和庚子年製、想起婦

人在睢陽說話的時節、那盒子還未曾造起、不知爲何他先知道了、這兒子後名夅題、字正甫、官到兵部侍郎、果然大貴、高髻婦人之言、無一不驗、眞是數已前定、并那件物事、世間還不曾有、那貴人已該在這裡頭、眠一會、魘樣得長成、說過在那里了、可不奇麼、而今說一个人在萬里之外、兩不相知、這邊預取下的名字、與那邊原取下的竟自相同、這个定數還更奇哩、要知端的、先聽小子四句口號、

有此將雛橫遺離、　誰知萬里遇還時、
試看兩地名相合、　始信當年天賜兒、

這回書也是說宋朝蘇州一个官人、姓朱、字景先、單諱着一个銓字、淳熙丙申年間主管四川茶馬使、有个公子名遜、年已二十歲、聘下妻室范氏、是蘇州大家、未曾娶得過門、隨父往任、那公子青春正當強盛、衙門獨處無聊、慾念如火、按納不下、央人對父親朱景先說、要先娶一妾、以侍枕蓆、景先道、男子未娶妻、先娶妾、有此禮否、公子道、固無此禮、而今客居數千里之外、只得反經行權、目下圖个伴寂寥之計、他日娶了正妻、遣還了他、亦無不可、景先道、這个也使得、只恐他日溺于情愛、要遣就煩難了、公子道、說過了

話男子漢做事一刀兩段、有何疑難、你先許允、公子遂托衙門中一个徤捕胡鴻出外訪尋、胡鴻訪得成都張姓家裡有一女子、名曰福娘、姿容美麗、性格溫柔、來與公子說了、將着財禮銀五十兩、取將過來爲妾、福娘與公子年紀相做、正是

少女少郎、　共樂難當、

兩情歡愛、如膠似漆、過了一年、不想蘇州范家、見女兒長成、女婿遠方隨任、未有還期、恐怕擔閣了兩下青春、一面整辦妝奩、父親范翁親自伴送到任上成親、將入四川境中、先着人傳信、到朱家衙內、已知朱

詞正大妙
親家亦妙
那得有此

正論

分子一年之前娶得有妾便留住行李不行寫書去

與親家道、

先妻後妾、世所恒有、妻未成婚、妾已入室、其義何

在、今小女于歸戒途、吉禮將成、必去駢枝、始諧連

理、此白

看官聽說、這个先妾後妻、果不是正理、然男子有妾、

亦是常事、今日既已娶在室中了、只合講明了嫡庶

之分、不得以先後至有僭越、便可相安、才是處分得

妾的、爭奈人家女子、無有不妬、只一句有妾、郎已不

相應了、必是逐得去、方拔了眼中之釘、與他商量、豈

能相容，做父親的，有大見識，當以正言勸勉，說媵妾雖賤，也是良家兒女，既已以身事夫，便亦是終身事體，如何可輕說一个去他，使他別嫁，亦非正道，到此地位，只該大度含容，和氣相與，等人頌一个賢惠，他自然做小伏低，有何不可，若父親肯如此說，那未婚女子，雖怎生嫉妬，也不好潑潑癩癩，就放出手段，要長要短的，當得人家父親護着女兒，不曉得調停，為上，正要幫他立出界牆來，那管這一家增了好些難處的事，只這一封書去有分交

錦窩愛妾，一朝劍析延津；遠道孤兒，萬里珠還

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綵雲易散琉璃碎、

無緣對面不相逢、有緣千里能相會、

朱景先接了范家之書、對公子說道、我前日曾說過的、今日你岳父以書相責、原說他不過、他又說必先講妥、然後成婚、你妻已送在墳上、討了回話、然後前進、這也不得不從他了、公子心裡、委是不捨得張福娘、然前日要娶妾時、原說過了娶妻遣還的話、今日父親又如此說、丈人又立等回頭、若不遣妾、便成親不得、眞也是左難右難、眼淚從肚子裡落下來、只得

說得直

賢而可憐

把這些話與張福娘說了、張福娘道當初不要我時憑得你家、今既娶了進門、我、沒有得罪、須提我去、不得、便做討大娘來時我只是盡禮奉事他罷了、何必要得我去、公子道、我怎麼捨得你去、只是當初娶你時節、原對爹爹說過、待成正婚之日、先行送還、今爹爹把前言責我、范家丈人、又帶了女兒住在境上、要等送了你去、然後把女兒過門、我也處在兩難之地、沒奈何了、張福娘道、妾乃是賤輩、唯君家張主、君家既要遣去、豈可強住、以阻大娘之來、但妾身有件不得已事、要去也去不得了、公子道、有甚不得已事、張

已[illegible]出

[illegible]賤妾身上已懷得有孕、此須是君家骨血、妾若回去了、他日生出兒女來、到底是朱家之人、難道又好那里去得不成、把似他日、在家守着何如、今日不去的是、公子道、你若不去、范家不肯成婚、可不擔閣了一生婚姻正事、就強得他肯了、進門以後、必是沒有好氣相待得你、刻薄起來、反爲不美、不如權避了出去、等我成親過了、慢慢看个機會勸轉了他、接你來同處、方得無碍、張福娘沒奈何、正是

未嘗非老成之見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繇他人、

福娘主意不要回去、卻是堂上主張發遣、公子一心

要遵依丈人說話、等待成親、福娘四不拘六、徒增些哭哭啼啼、怎生撇得過、只得且自回家去守者、這朱家即把此信報與范家、范翁方纔同女兒逆發舊、夜兼程、行到衙中、擇吉成親、朱公子男人心性、一似荷葉上露水珠兒、這邊缺了、那邊又圓、且全了、范氏、伉儷之歡、管不得張福娘仳離之苦、夫妻兩下、且自過得恩愛、此時便沒有這妾也罷了、明年、朱景先恭馬差滿、朝廷差少卿王㴻交代、召取景先還朝、景先揀定八月離任、此時福娘已將分娩、央人來說、要隨了同歸蘇州、景先道、論來[illegible]原該帶了同去

此處分方是

[illegible]胎中生產，好生不便。且看他造化，若得日下[illegible]在任好帶去了。福娘再三來說，已嫁從夫，當時只說娶取大娘，暫回母家，原無絕理，況腹中之子是那个的骨血，可以棄了竟去麼？不論即產與不產，嫁雞逐雞飛，自然要一同去的。朱景先是仕宦中人，被這女子把正理來講，也有些說他不過，說與夫人勸化范氏媳婦，要他接了福娘來衙中一同東歸。范氏已先見公子說過兩番，今翁姑來說，不好違命，他是詩禮之家出身的，曉得大體，一面打點接取福娘了。怎當得

公子非之人
刈也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朱公子是色上要緊的人、看他未成婚時、便如此恐耐不得、急于取妾、以致害得个張福娘上不得下不得、豈不是个暵急的、今與范氏夫妻、你貪我愛、又遣了張福娘、新換了一番境界、把從前毒火、多注在一處、朝夜探討、早已染了癆怯之症、吐血絲、發夜熱、醫家只戒少近女色、早先與夫人商量道、兒子已得了病、一个媳婦還要勸他分床而宿、若張氏女子再娶將來、分明是油鍋內添上一把柴了、還只是立意回了他、不帶去罷、只可惜他已將分娩、未知是男是女、這是

娶了朱家之後捨不得撇他、曉先道兒子媳婦、多是青
年只要兒子調理得身體好了、那怕少了孫子、趁着
這婦女子尚未分娩黑白未分、趁好辭得他、若不日
之間臨產下一子、到不好撇他了、而今只把這間不便
朱家去說、十分說不倒時、權約他日後來相接便是、
計議已定、當下力辭了張福娘、離了成都歸還蘇州
去了、張福娘因朱家不肯帶去在家哭了幾場、他心
裡一意守着腹中消息、朱家去得四十日後生下一
子、因道少不得要歸朱家、只當撫寄在四川、小名就
與做寄兒、福娘既生得有兒子、就甘貧守節誓不嫁

得見

人隨你父母鄉里、百般說諭、並不改心、只績紡補紉、資給度日、守那寄兒長成、寄兒生得眉目疎秀、不同凡兒、與里巷同伴一般的孩童戲耍、他每每做了衆童的頭、自稱是官人、把衆童呼來喝去、儼然讓他居尊的模樣、到了七八歲、張福娘送他上學從師、所習詩書、一覽成誦、福娘一發把做了大指望、堅心守去、也不管朱家日後來認不認的事了、且不說福娘苦守教子、那朱家自回蘇州、與川中相隔萬里、彼此杳不聞知、過了兩年、是庚子歲、公子朱遜病不得痊、嗚呼哀哉、范氏雖做了四年夫妻、到有兩年不同房、才

男只女皆無。朱景先又只生得這个公子、並無以下小孫小女一人、只當絕了後代了、有詩為證、

不孝有三無後大、誰料兒亡竟絕孫、
早知今日淒涼景、何故當時忽棄姬、

朱景先雖然仕宦榮貴、却是上奉老母、下撫寡媳、膝下並無兒孫、光景孤單、悲苦無聊、再無開眉歡笑之日、直至乙巳年、景先母太夫人又喪、景先心事一發只有痛傷、此時連前日兒子帶姬還妻之事、盡多如隔了一世的、那里還記得影響起來、又道是無巧不成話、四川後任茶馬王渥少卿、聞知朱景先丁了母

人情也

憂因是他交手的前任官多有首尾的特差人賚了賻儀奠帛前來致吊你道來的是甚麼人正是那年朱公子托他討張孺娘的舊役徤步胡鴻他隨着本處一个巡簡（徼）部下到蘇州公幹的便船來至朱家送禮已畢朱景先問他川中舊事是件備陳朱景先是个無情無緒之人見了手下舊使役的偏喜是長是短的婆兒氣消遣悶懷那胡鴻住在朱家了幾時講了好些閒說話也看見朱景先家裡事體光景在心便問家人道可惜大爺青年短壽今不曾生得有公子還與他立个繼嗣麼家人道立是少不得立他一

相不亦是
冷此人

个總是別人家的肉、那里熯得熱、所以老爺還不曾提起、胡鴻道、假如大爺留得一股真骨血在世上、老爺喜歡、麼家人道、可知道喜歡、却那里討得出、胡鴻道、有是有些緣故、在那里、只不知老爺意思怎麼樣、家人見說得蹊蹺、便問道、你說的話、那里起、胡鴻道、你每豈忘記了大爺在成都、曾娶過甚麼、家人道、娶是娶過、後來因娶大娘子、還了他娘家了、胡鴻道、而今他生得有兒子、家人道、他別嫁了丈夫、就生得有兒子、與我家甚麼相干、胡鴻道、冤屈冤屈、他那曾嫁人、還是你家帶去的種哩、家人道、我每不敢信你這

話、對老爺說了你自說去、家人把胡鴻之言、一一來禀朱景先、朱景先却記起那年離任之日張家女子將次分娩、再三要同到蘇州之事、明知有遺腹在彼地、見說是生了兒子、且驚且喜、急喚胡鴻來問他的信、胡鴻道、小人不知老爺主意怎麼樣、小人不敢亂講出來、朱景先道、你只說前日與大爺做妾的那个女子、而今怎麼樣了、就是、胡鴻道、不敢瞞老爺說、當日大爺娶那女子、即是小人在裡頭做事的、所以備知端的、大爺遣他出去之時、元是有娠、後來老爺離任得四十多日、即產下一个公子了、景先道、而今見

細人之見

鄙人之言

在那里胡鴻道這个公子生得好不清秀伶俐極會讀書而今在娘身邊母子相守在那里過日景先道難道這女子還不嫁人胡鴻道說這女子也可憐他纔衣補裳趁錢度日養那兒子供給讀書不肯嫁人父母多會勸他鄉里也有想他的這小人也巴不得他有這日在裡頭再賺兩數銀子怎當得他心堅如鐵再說不入後來看見兒子會讀了書一發把這條門路絕了景先道若果然如此我朱氏一脈可以不絕莫大之喜了只是你的說話可信麼胡鴻道小人是老爺舊役從來老實不會說謊況此女是小人的

首尾、小人怎得有差、景先道雖然如此、我嗣續大事非同小可、今路隔萬里、未知虛實、你一介小人、豈可因你一言、造次舉動、得胡鴻道、老爺信不得小人一个的言語、小人附舟來的是巡簡鄒圭、他也是老爺的舊吏、老爺問他、他備知端的、朱景先見說話有來因、巴不得得知一个詳細、即差家人請那鄒巡簡來、鄒巡簡見是舊時本官相召、不敢遲慢、忙寫了稟帖、來見朱景先、朱景先問他蜀中之事、他把張福娘守貞教子、與那兒子聰明俊秀、不比尋常的話說了一遍、與胡鴻所說、分毫不差、景先喜得打跌、進去與夫

人及想婦范氏備言其故合家驚喜道若得如此絕處逢生祖宗之大慶也景先分付備治酒飯管待鄒巡簡與鄒巡簡商量川中接他母子來蘇州說話鄒巡簡道此路迢遞況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跋涉艱難非有大力不能周全得直到這里小官如今公事已完早晚回蜀恩主除非乘此便致書那邊當道支持一路舟車之費小官自當効犬馬之力着落他母子起身一徑到府上方可無誤景先道足下所言實是老成之見下官如今寫兩封書一封寫與制置使留尚書一封即寫與茶馬王少卿托他周置一應路上

事體、保全途中母子無虞、至于兩人在那里收拾起身之事、全仗足下與胡鴻照管停當、下官感激不盡、當有後報、鄉巡簡道、此正小官與胡鴻報答恩主之日、敢不隨便盡心由護小公子到府、恩主作速寫起書來、小官早晚即行也、朱景先遂一面寫起書來書云、

銓不祿、母亡子夭、目前無孫、前發蜀時、有成都女子張氏、爲兒妾懷娠留彼、今據舊胥巡簡鄉圭、及舊役胡鴻、俱言業已獲雄、今計八齡矣、遺孽萬里實係寒宗、如綫欲致其還吳、而伶仃母子、被[illegible]非

易敢揃聶力醫疾、復升并業處、非但骨肉得以會合、實令祖宗藉以繼續、故非可名喻也、詮白一道、發書二封、附與巡簡將去就便、賞了胡鴻、致謝于少卿相吊之禮、各厚贈盤費、千叮萬囑、兩人受託而去、朱景先道是便有上司主張、又有舊役幇襯、必是停當得來的、合家日夜只望好音不題、且說鄭巡簡與胡鴻回去、到了川中、鄭巡簡將留尚書的書、去至府中遞過、胡鴻也回覆了王少卿的差使、就遞了舊尒馬朱景先謝帖、并書一封、王少卿遂問胡鴻、這書內的詳細、胡鴻一一說了、王少卿留在心上、就

分付胡鴻道、你先去他家通此消息、教母子收拾打叠停當了來禀着我、我早晚乘便周置他起身就路便是、胡鴻領旨、竟到張家見了福娘、備述身被差遣、直到蘇州朱家作弔太夫人的事、福娘忙問朱公子、及合家安否、胡鴻道、公子已故了五六年了、張福娘大哭一場、又問公子身後事體、胡鴻道公子無嗣、朱爺終日煩惱、偶然說起娘子這邊有了兒子、娘子教他讀書、苦守不嫁、朱爺不信、從問得鄰起簡之言相合、十分歡喜、有兩封書托這裏兵部制使與王少卿要他每設法護送着娘子與小官人到蘇州、我方纔見

公公說了、少卿叫我先來通知你舟子早晚有便就要等你們動身也、張福娘前番要跟回蘇州、是他本心、自不得自繇、只得強留在彼、又不肯嫁人、如此苦守、今見朱家要來接他、正是葉落歸根事務、心下豈不自喜、一面謝了報馮信、一面對兒子說了、打點束歸、只看王少卿發付、王少卿因會着留制使、同提起朱景先托致遺孫之事、一齊道、這是完全人家骨肉的美事、我輩當力任之、適有蜀中進士馮震武、要到臨安、有舟東下、其路必經蘇州、且舟中寬廠、儘可附人、王少卿知得、報與留制使、各發柬與馮進士說

了如此兩位大頭惱去說那些小船舟之事你道敢不依從麼馮進士分付了船戸將好艙口分別得內外收拾潔淨專等朱家家小下船留制使與王少卿安頓路費茶果銀兩即着鄒廵簡胡鴻兩人賫發張福娘母子動身復着胡鴻防送到蘇州張福娘隨別了自家家裡同了八歲兒子寄兒上在張進士船上張進士曉得是縉紳家屬又是制使茶馬使所托加意照管自不必說一路進發尚未得到這邊朱景先家裡日日盼望消息真同大旱望雨一日遇着朝廷南郊禮成大賞恩典侍從官員當蔭一子無子郎

[illegible][illegible]無待報有子孫來目前實是沒有待說沒有
我日有人四川勾當去了雖是未到不是無指望的
若前處了恩典不成心裡計較道寧可先報了名字
[illegible]說目可把人來補蔭主意已定只要取下一个名
字就好填了想一想道還是取一个甚麼名字好

有恩須償子和孫　爭奈庭前未有人
萬里已迎遺腹孽　先將名諱報金門

朱景先輾轉了一夜未得佳名次早心下猛然道蜀中張氏之子果收拾同來此乃是數年絕望之後從天降下來的豈非天賜詩云天錫公純嘏取名天錫

既舍蓄天幸得來的意思、又覺字義古雅、甚妙甚妙、遂把有孫朱天錫填在冊子上、報到儀部去、准了恩蔭、只等蜀中人來頂補、不多幾時、忽然胡鴻復來叩見、將了留尚書王少卿兩封回書來稟道、事已停當、兩位爺給發盤纏、張小娘子與小公子多在馮進士船上附來、已到河下了、朱景先大喜、正要着人出迎、只見馮進士先將帖來進拜、景先接見馮進士、訴出留王二大人、相托順帶令孫母子在船上來、幸得安穩、已到府前、說話、朱景先稱謝不盡、答拜了馮進士、就接取張福娘母子上來、張福娘領了兒子寄兒見

□去□氏大娘感起了舊事，全家哭做了一團。
了。舒兒過位拜見過，又合家歡喜。朱景先問張福娘道：孫兒可叫得甚麼名字？福娘道：乳名叫得寄兒。兩年之前送入學堂從師，那先生取名天錫。朱景先大驚道：我因儀部索取恩蔭之名，你每未來到，想了一夜，纔取這兩个字，預先塡在冊子上送去。豈知你每萬里之外，兩年之前，已取下這兩个字作名了。可見天數有定。若此眞爲奇怪之事，合家歡異。那朱景先忽然得孫，直在四川去認將來，已此是新聞了；又兩處取名適然相全，走進門來，只消補蔭，更爲可駭。

傳將開去，遂爲奇談，後來李天錫襲了恩蔭，官位大顯，張福娘亦受封章，這是他守貞教子之報，有詩爲證，

娶妾先妻亦偶然，豈知棄妾更心堅，
歸來萬里懸前定，善念陰中必保全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二終

楊抽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

詩云
敕使南來坐畫船、袈裟猶帶御爐煙、
無端撞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

這四句詩乃是　國朝永樂年間、少師姚廣孝所作、這個少師乃是僧家出身、法名道衍、本貫蘇州人氏、他雖是個出家人、廣有法術、兼習兵機、乃元朝劉秉忠之流、　太祖分封諸王、各選一高僧伴送之國、道衍私下對　燕王說道、殿下討得臣去作伴、臣當送一頂白帽子與大王戴、白字加在王字上、乃是個皇、

字、他藏着亞謎說道輔佐他做皇帝的意思、燕王也有些曉得他不凡、果然面奏　太祖、討了他去、後來贊成靖難之功、出師勝敗、無不未卜先知、燕兵初起時、燕王問他利鈍如何、他說事畢竟成、不過密得兩日工夫、後來敗于東昌、方曉得兩日是個昌字、他說道、此後再無阻了、果然屢戰屢勝、燕王直正大位、改元永樂、道衍賜名廣孝、封至少師之職、雖然受了職銜、却不肯留髮還俗、仍舊光着個頭、穿着蟒龍玉帶、長安中出入、文武班中曉得是他佐命功臣、誰不欽敬、一日　成祖皇帝御筆親書他到南海普

陀落伽山進香、少師隨坐了幾號大樣官船、從長江中起行、不則數日來到蘇州馬頭上灣船在姑蘇館驛河下、蘇州是他父母之邦、他有心要上岸觀看風俗、比舊同異如何、屏去從人、不要跟隨、獨自一个穿着直裰在身、只做野僧打扮、從胥門走進街市上來行走、正在看玩之際、忽見喝道之聲、遠遠而來、市上人雖不見十分驚惶、却也各自走開在兩邊了、讓他有的說是管蠟燭官人來了、少師雖則步行、自然不放他在眼裏的、只在街上摇擺不避、須臾之間、那个官人看看至近、轎前皂快人等高聲喝罵道、禿驢怎

不廻避、少師只是微微冷笑、就有兩个應捕、把他推來推去、少師口裏只說得一句道、不得無理、我怎麽該避你們的、應捕見他不肯回避、道是衝了節、一把拏住、只等轎到面前、應捕口裏禀道、一个野僧衝道、拏了、聽候發落、轎上那个官人問道、你是那里和尚、這等倔强、少師只不做聲、那个官人大怒、喝教拿下打着、衆人喏了一聲、如鷹拏燕雀、把少師撲倒在地、打了二十板、少師再不分辨、竟自忍受了、纔打得完只見府裏一个差人同一个船上人、飛也似跑來道、那裏不尋得少師爺到、却在這裏、衆人驚道、誰是少

師爺、承差、前道、撫按司道府縣各爺多、到欽差少師搋老爺船上迎接、說着了小服、從背門進來了、故此同他船上水手、急急趕來、各位爺多在後面來了、你們何、得、在此無理、衆人見說、大驚失色、一哄而散、連檣那、官、人、的、轎、夫、把、个、官、來、撇、在、地、上、了、丟、下、轎、子、恨、不、爺、娘、多生兩隻脚、盡數跑了、剛剛剩下得一个官人在那裡、元來這官人姓曹是吳縣縣丞、當下承差將出繩來、把縣丞拴下、聽候少師發落、須臾守巡兩道府縣各官多來迎接、把少師簇擁到察院衙門裡坐了、各官挨次參見已畢、承差早已各官面前稟過

少師被辱之事各官多跪下待罪就請當面治曹縣丞之罪、少師笑道權且寄府獄中、明日早堂發落、當下把縣丞帶出監在府裡、各官别了出來、少師是晚即宿于察院之中、次早開門、各官又進見、少師開口問道昨日那位孟浪的官人在那裡、各官禀道見監府獄、未得鈞旨、不敢造次、少師道帶他進來、各官道、是此番曹縣丞、必不得活了、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霎時、戰戰兢兢、隨着解人膝行到庭下、叩頭請死、少師笑對各官道、少年官人不曉事、即如一个野僧在街上行走、與你何涉、定要打他、各官多道、這是有眼

不識泰山、罪應萬死、只求老大人自行誅戮、賜免奏聞、以寬某等失于簡察之罪、便是大恩了、少師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个柬帖來、與各官看、卽是前詩四句、各官看罷、少師哈哈大笑道、此乃我前生欠下他的、昨日微服閒步、正要完這夙債、今事已畢、這官人原沒甚麼罪過、各請安心做官罷了、學生也再不提起了、衆官盡歎伏少師有此等度量、却是少師是曉得過去未來事的、這句話必非混帳之語、看官若不信、小子再說宋時一个奇人、也要求人杖責了前欠的、已有个楊巍過了、這人却有好些奇處、聽小子慢

慢說來、做個正話、

從來有奇人、其術、堪、玩、世、
一切真實相　僅足供游戲、

話說宋朝蜀州江源有一个奇人、姓楊名望才、字希呂、自小時節、不知在那裡遇了異人、得了異書、傳了異術、七八歲時在學堂中、便自跳躍作怪、專一聚集一班學生、要他舞仙童、跳神鬼、或扮个劉關張三戰呂布、或扮个尉遲恭單鞭奪槊、口裡不知念些甚麼、任意隨心搬演、那些村童、無不一一按節跳舞、就像教師教成了一般的、傍觀着實好看、及至舞畢、問那

些童子毫釐不知、一日同學的有錢數百文在書笥中、並沒人知道、楊生忽地向他借起錢來、同學的推說沒有、楊生便把手指指道、你的錢有幾百幾十幾文見在笥中、如何賴道沒有、衆學生不信、舉然啓那同學的書笥看、果然一文不差、于是傳將開去、盡道楊家學生有希奇術數、年紀漸大、長成得容狀醜怪、雙目如鬼、出口靈驗、遠近之人、多來請問吉凶休咎、百發百中、因爲能與人推算祿馬、川中起他一个混名、叫做楊抽馬、但是經過、抽馬說的、近則近應、遠則遠應、正則正應、奇則奇應、且畧述他幾樁怪異去處、

楊家住居南邊，有大木一株，陰蔽數丈。忽一日寫个帖子出去，貼在門首道：

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恐有奇禍。

有人看見，傳說將去道：抽馬門首有此帖子。多來爭看。看見了的，曉得抽馬有些古怪，不敢不信，相戒明日午未時候，切勿從他門首來走。果然到了其期，那株大木忽然摧仆下來，盈塞街市，兩傍房屋，略不少損。這多是楊抽馬擺撥過了，所以如此。又恐怕人不知道，失誤傷犯，故此又先通示，得免于禍。若使當時不知，在街上搖擺，時節不好，似受了孫行者金箍棒

一歷一齊做了肉餅了、又常持縑帛入市貨賣、那買的接過手量着、定是三丈四丈長的價錢、且是相應、買的還要討他便宜、短少些價値、他並不爭論、及至買成、叫他再量量看、出得多少價錢、原只長得多少、隨你是量過幾丈的、價錢只有尺數、那縑也就只有幾尺長了、出去拜客、跨着一疋騾子、且是雄健、到了這家門內、將騾繫在庭柱之下、賓主相見、茶畢、推說別故暫出、不牽騾去、騾初時叫跳不住、去久不來、騾亦不作聲、看看縮小、主人恠異、仔細一看、乃是紙剪成的、四川制置司有三十年前一宗案牘、急要對勘、

年深塵積、不知下落、司中吏胥、彷徨終日、竟無尋處、有人教他請問楊抽馬、必知端的、吏胥來問、抽馬應聲答道、在某屋某櫃第幾層下、依言去尋、果然即在那裡尋出來、一日眉山琛禪師過門相訪、適有鄉客在座、那鄉客新得一馬、黑身白鼻、狀頗駿異、楊抽馬見了道、君此馬不中騎、只該送與我罷了、君若騎他、必有不利之處、鄉客大怒道、先生造此等言語、意欲嚇騙吾馬、吾用錢一百千買來的、乘坐未久、豈肯輕爲你賺去、楊抽馬笑道、我好意替你解此大厄、你不信我、也是你的命了、今有禪師在此爲證、你明年五

月二十日、俞宽當有報應、切宜記取、勿可到馬房看他、芻秣又須善護、左脇直待過了此日、還可望再與你相見耳、鄉客見他說得荒唐、又且利害、越加忿怒、不聽而去、到了明年此日、鄉客那里還把他言語放在心上、果然親去餵馬、那疋馬忽然跳躍起來、將雙蹄亂踢、鄉客倒地、那馬見他在地上了、急向左脇用力一踹、肋骨齊斷、鄉客叫得一聲阿也、連吼是吼、早已氣不接、嗚呼哀哉、琛禪師問知其事、大加驚異、每向人說楊抽馬靈驗、這是他親經目見的說話、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遣書來叩所向、抽馬荅書

道

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僉書。

其時僉書未有帶同字的，虞公不信。以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果然召爲同僉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僉書，故加同字。其前知不差如此。果州教授關壽卿，名耆孫，有同僚聞知楊抽馬之術，央他遣一僕致書問休咎。關僕未至，抽馬先知，已在家分付其妻道：「快些造飯，有一關姓的家僕來了，須要待他。」其妻依言造飯。飯已熟了，關僕方來，未及進門，抽馬迎着笑道：「足下不問自家事，却爲別人來奔波麽？」關僕驚拜

待有後凡一則零乎

道先生真神仙也其妻即將所造之飯款待此僕攜馬答書備言禍福而去元來他這妻子姓蘇也不是平常的人原是一个娼家女子模樣也只中中却是拿班做勢不肯輕易見客及至見過的客他就評論道某人是好某人是歹某人該興頭某人該落泊某人有結果某人沒散場恰像請了一个設帳的相士一般看了氣色是件斷將出來却面前不十分明說背後說一兩句無不應驗的因此也名重一時來求見的頗多王孫公子車馬盈門中意的晚上也留幾个及至有的往來熟了欲要娶他只說道目前之人

皆非吾夫也後來一見楊抽馬這樣醜頭怪臉偏生喜歡道吾夫在此了抽馬一見蘇氏便像一向認得的一般道元來吾妻混迹于此兩下說得投機就把蘇氏娶了過來好一似桃花女嫁了周公家裡一發的

陰陽有準　禍福無差

楊抽馬之名越加著聞就是身不在家只消到他門裡問着也是不差的所以門前熱鬧家裏喧闐王侯貴客無一日没有在座上的忽地一日抽馬在郡中郡中中走出兩个皂隷來少不得是叫做張千李萬

多是認得抽馬的齊來聲喏抽馬一把拉了兩個人出衙門來道請兩位到寒舍有句要緊話相央則个那兩个是公門中人見說請他到家料不是白差使自然願隨鞭鐙跟着就行抽馬道兩位不弃所用官杖望乞就便帶了去張千李萬道到宅上去要官杖子何用難道要我們去打那个不成抽馬道有用得着處到彼自知端的張千李萬曉得抽馬是个古怪的人莫不真有甚麼事得做依着言語各帶了一條杖子隨到家來抽馬將出三萬錢來送與他兩个張千李萬道不知先生要小人那廂使與未曾效勞怎

敢受賜、抽馬道兩位受了薄意然後敢相煩、張千李萬道、先生且說將來可以効得犬馬的自然奉命、抽馬走進去、與妻蘇氏出來與兩位公人相見、張千李萬不曉其意爲何出妻見子、各懷着疑心不好做聲、只見抽馬與妻每人取了一條官杖奉與張千李萬、道、在下別無相煩止求兩位牌頭將此杖子責我夫妻二人、每人二十杖、便是盛情不淺張千李萬大驚道、那有此話、抽馬道兩位不要管但依我行事足見相愛、張千李萬道且說明是甚麼緣故、抽馬道吾夫婦目下當受此杖不如私下請牌頭來完了這業債

先送杖錢　最奇

省得當場出醜、兩位是必見許、則个、張千李萬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小人至死也不敢胡做、抽馬與妻嘆息道、兩位畢竟不肯、便是數已做定、解禳不去了、有勞兩位到此、雖然不肯行杖、請收了錢去、張千李萬道、尊賜一發出于無名、抽馬道、但請兩位收去、他日累累用些盛情、就是、張千李萬雖然推托、公人見錢、猶如蒼蠅見血、一邊接在手裡了、道、既蒙厚賞、又道是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他日有用着兩小人處、水火不避、便了、兩人眞是無功受賞、頭輕腳重、歡喜不勝而去、且說楊抽馬平日祠神、必設六位、東邊三位、

空着處座道是神位西邊二位却是他夫妻二人坐着作主底下二位每請一僧一道同坐又不知奉的是甚麼神又不從僧又不從道人不能測他方人見他行事古怪就把他祠神詭異說是左道惑衆論法當死首在郡中郡中准詞差人捕他到官未及訊問且送在監裏獄吏一向曉得他是有手段的蹺蹊作怪人懼怕他的術法利害不敢加上械扭曲意奉承他却又怕他用術逃去潑尋他處心中甚是憂惶抽馬曉得獄吏的意思了對獄吏道但請足下寬心不必慮我我當與妻各受刑責其數已定萬不可逃自

當含笑受之、獄史消先生有神術、總使數該受刑、豈不能趨避、爲何自來就他抽馬、道此魔業使然、避不過的、度過了厄、始可成道耳、獄吏方纔放下了心、果然楊抽馬從容在監、並不作怪、郡中把他送在司理楊忱處議罪司理曉得他是法術人、有心護庇他、免不得外觀體面、當堂鞠訊一番、楊抽馬不辨自已身上事、仰面對司理道、令叔某人這幾時有信到否、可惜可惜、司理不知他所說之意、默然不答、只見外邊一人走將進來、道是成都來的人、正報其叔訃音、司理大驚、退堂、心服抽馬之靈、其時司理有一女久病、

用一醫者陳生之藥、屢服無效、司理私召抽馬到衙、意欲問他、抽馬不等開口、便道公女久病、陳醫所用某藥、一毫無益的、不必服他、此乃後庭朴樹中小蛇爲祟、我如今不好治得、因身在牢獄、不能役使鬼神、待我受杖後、以符治之、可即平安、不必憂慮、司理把所言對夫人說、夫人道、說來有因、小姐未病之前、曾在後園見一條小蛇、緣在朴樹上、從此心中恍惚得病起的、他既知其根繇、又說能治、必有手段、快些周全他出獄、要他救治則个、司理有心出脫他、把罪名改輕、說元非左道惑衆妖罪、不過術人妄言禍福、只

問得个不應決杖申上郡堂去郡守依律科斷將抽馬與妻蘇氏各決臀杖二十元來那行杖的阜隷正是前日送錢與他的張千李萬兩人各懷舊恩又心服他前知加意用情手脆偷力蒲鞭示辱而已抽馬與蘇氏盡道業數該當又且輕杖恬然不以爲意受杖歸來立書一符又寫幾字作一封送去司理衙中權當酬謝周全之意司理折開見是一符乃教他挂在樹上的又一紅紙有六字寫道明年君家有喜司理先把符來試挂果然女病灑然留下六字看明年何喜果然司理兄弟四人明年俱得中選抽馬奇術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獨有受杖一節、說是度厄、且預先要求皁隸自行杖責解禳、及後皁隸不敢依從、畢竟受杖之時、用刑的仍是這兩人、真堪奇絕、有詩為證、

禍福從來有宿根、要知受杖亦前因、
請君試看楊抽馬、有術何能強避人、

楊抽馬術數高奇、語言如響、無不畏服、獨有一个富家子與抽馬相交最久、極稱厚善、却帶一味狎玩不甚恭敬、借抽馬一日偶有些事幹、要錢使用、須得二三十千、心中倒乏心想道、我且蔔惱一个人着來向

富家借貸一用富家子聽言便有些不然之色看富聽說大凡富人沒有一个不慳吝的惟其看得錢財如同性命一般寶惜倍至所以錢神有靈甘心跟着他走若是把來不看在心上東手接來西手去的觸了錢神嗔怒豈肯到他手裏來故此非慳不成富家纔是富家一定慳了真个說了錢便無緣這富子雖與楊抽馬相好只是見他與頭有術門面擺哄而已忽然要與他借貸起來他就心中起了好些反肚腸一則說是江湖行術之家貪他家事起發他的借了出門只當捨去了一則說是朋友面上就還得本錢

不好算利，一則說是借慣了手，腳常要挪動，是開不得例子的，只回道是家間正在缺乏，不得奉命。抽馬見他推辭，哈哈大笑道，好替你借，你卻不肯，我只教你喫些驚恐，看你借我不迭，那時纔見手段哩。自此見富家子再不提起借錢之事，富家子自道回絕了他，甚是得意。偶然那一日獨自在書房中歇宿，時已黃昏人定，忽聞得叩門之聲，起來開看，只見一個女子閃將入來，含羞萬福道，妾東家之女也，丈夫酒醉逞兇，橫相逼逐，勢不可當，今夜已深，不可遠去，幸相鄰近，願借此一宿，天未明，即當潛回家裏，以待丈夫

酒醒、富家子看其模樣、儘自飄逸有 致私自想道慕夜無知、添得留他作寢、他說天未明就去、豈非神鬼不覺的、遂欣然應允道、既蒙娘子不棄、此時沒人知覺、安心共寢一宵、明早即還尊府便了、那婦人並無推拒、含笑解衣、共枕同衾、忙行雲雨、

一箇孤鸞寂寞、不道佳人稱至、一个夜行淒楚、誰知書舍同歡、兩出無心、略覺情形忸怩、各固乍會、翻驚意態新奇、未知你弱我強、從容試看、且自拙雛、添坎、熱鬧爲先、

行事已畢、俱各困倦、歷到五更、富家子恐天色乍明、

甚取笑

有人知道、忙呼那婦人起來、叫了兩聲、推了兩番、既不見聲響答應、又不見身子展動、心中正疑異了、中只聞得一陣陣血腥之氣、甚是來得狠、富家子疑怪只得起來挑明燈盞、將到床前一看、叫聲阿也、正是

分開八片頂陽骨、　流下一桶雪水來、

你道却是怎麼、元來昨夜那婦人、身首已斫做三段、鮮血橫流、熱腥撲鼻、恰像是纔被人殺了的、富家子慌得只是打顫、心裏道、敢是丈夫知道、趕來殺了他、却怎不傷着我、我雖是弄了兩番、有些疲倦、可也忒睡得死、同睡的人被殺了、怎一些也不知道、而今事

已如此、這尸首在床、血痕狼籍、倏忽天明、他丈夫旋然來這裡討人、豈不決撒、若要俏登過一時、怎能乾淨得這禍事、非同小可、除非楊抽馬他廣有法術、或者可以用甚麼障眼法兒遮掩得過、須是連夜去尋他、他也不管是四更五更、這夜裡正是慌不擇路、急走出門、望着楊抽馬家裡、亂亂攛攛跑將來、擂鼓也似敲門、險些把一雙拳頭敲腫了、楊抽馬方纔在裡面答應出來道、是誰、富家子忙道、是我是我、快開了門、有話講、此時富家子正是

急驚風撞着了慢郎中、

抽馬聽得是他聲音且不開門一路數落他道所貴朋友交厚緩急須當相濟前日借貸些少尚自不肯今如此黑夜來叫我甚麽幹富家子道有不是處且慢講快與我開開門着抽馬從從容容把門開了富家子一見抽馬且哭且拜道先生救我奇禍則个抽馬道何事恁等慌張富家子道不瞞先生說昨夜黃昏時分有个隣婦投我不合留他過夜夜裡不知何人所殺今橫尸在家乃飛來大禍望乞先生妙法救解抽馬道事體特易只是你不肯顧我緩急我顧你緩急則甚富家子道好朋友念我和你往來多時前

關將不俺香極支浪傷腳正是異等人

日倘因缺乏多有得罪今若救得我命此後再不敢吝惜在先生面上了抽馬笑道你得驚慌我寫一符與你拿去貼在所臥空中亟亟關了房門切勿與人知道天明開看便知端的富家子道先生切要我備若天明開看仍復如舊可不悞了大事抽馬道豈有是理若是如此是我符不靈後來如何行術況我與你相交有日怎悞得你只依我行去包你一些沒事便了富家子道若果蒙先生神法救得當奉錢百萬相報抽馬笑道何用許多但只願借我二萬足矣富家子道這个敢不相奉抽馬遂提筆画一符與他富

此時偏失剝了

家子袖了急去。等得天尚未明、慌慌忙忙依言貼在房中、自身走了出來、緊把房門閉了、站在外邊、牙齒還是捉對兒廝打的、氣也不敢多喘、守至天大明了、纔敢走至房前、未及開門、先向門縫窺看、已此不見甚麼狼籍意思、急急開進看時、但見乾乾淨淨、一牀被臥、不曾有一點漬污、那裡還見甚麼尸首、富家子方才心安意定、喜歡不勝、隨即備錢二萬、併分付僕人攜酒持殽、特造術馬家來叩謝、術馬道本意只求貸二萬錢、得此已勾、何必又費酒殽之惠、富家子道多感先生神通廣大、救我難解之禍、欲加厚酬先生

又分付只須二三萬、仍念與大之恩無可報謝、聊奉壺酒、圖與先生遣興笑談而已、抽馬道、這等須與足下痛飲一番、但是家間窄隘無趣、又且不時有人來尋攪擾、雜沓不得快暢、明日攜此酒殽、一往郊外盡興何如、富家子道、這个絕妙、先生且留此酒肴自用、明日再攜杖頭來邀先生郊外一樂可也、抽馬道、多謝多謝。遂把二三萬錢與酒肴多收了進去、富家子別了回家、到了明日、果來邀請出遊、抽馬隨了、纔到郊外來行不數里、只見一个僻淨幽雅去處、一條酒帘子飄飄揚揚在那里、抽馬道、此處店家潔淨、吾每在此

小飲則个富家子即命僕人將盒兒向店中座頭上安放已定、相拉抽馬進店相對坐下、與店家取上等好酒來、只見裡面一个當壚的婦人、應聲出來、手拏一壺酒、走到面前富家子擡頭看時、吃了一驚元來正是前夜投宿沒殺的婦人、面貌一些不差、但只是像个初病起來的模樣那婦人見了富家子、也注目相覷、暗暗癡想像个心裡有甚麽疑惑的一般、富家子有些膽突、問道我們與你素不相識、你見了我們、只管看了又看、是甚麽緣故、那婦人道好教官人得知前夜夢見有人邀到个所在、乃是一所精緻書房、

內中有个少年留住那个少年模樣頗與官人有些厮像故此燒心富家子道既然留住後來却怎麼散場了婦人道後來直至半夜方纔醒來只覺身子異常不快陡然下了幾斗鮮血至今還是有氣無力的平生從來無此病不知是怎麼樣起的楊抽馬在旁只不開口暗地微笑富家子聽得是他的作怪不敢明言私念着一晌歡情重賞了店家婦人教他服藥調理楊抽馬也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張符來付與婦人道你只將此符貼在睡的床上那怪夢也不做身體也自平復了婦人喜歡稱謝兩人出了店門富家

了楊抽馬道前日之事正不知禍從何起元來是先生作戲既累了我受驚又害了此婦受病先生這樣要法不是好事抽馬道我只召他覓來誘你你若主意老成那有驚恐誰教你一見就動心營勾他不驚你驚誰富家子笑道深夜美人來至遮莫是柳下惠待男子也忍耐不住怎教我不動心雖然後來喫驚那半夜也是我受用過了而今再求先生致他來與我敘一敘舊更感高情再容酬謝抽馬道此婦與你元有些小前緣故此致得他覓來不是輕易可以弄術的豈不怕鬼神責罰麼你夙債原少我二萬

錢只爲前日若不如此你不肯借偶爾作此須要勾當我原説二萬之外要也無用我也不要再謝你也不得再妄想了富家子方才死心塌地敬服抽馬神術抽馬後在成都賣卜不知所終要知雖是絶奇術法也脱不得天數的

異術在身　可以驚世
若非夙緣　不堪輕試
杖既難逃　錢豈妄覬
不過前知　游戲三昧